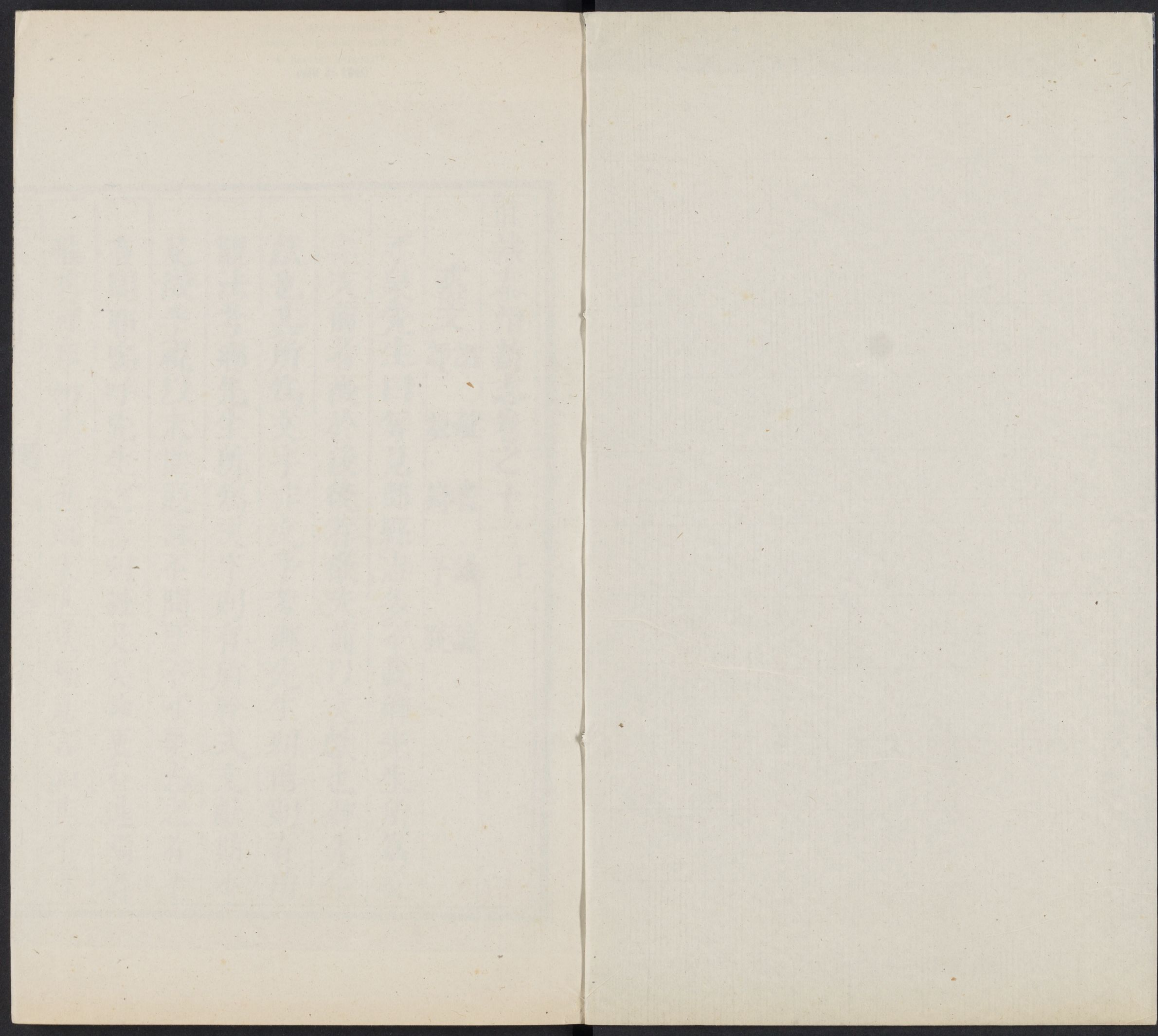


T 3159/5932.83

10



直隸秦州新志卷之十一 上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

評詁

疏說

書辯

議序

論跋

可泉先生曰每見郡縣志多不載鄉先生所為文
字天前者徵於後後者徵夫前以文獻也鄉先生
獻也其所為文字非文乎考鄉先生列傳則有所
觀法考鄉先生所為文字則有所矜式文獻斯不
足徵乎視以末世題詠不問不可槩志之者不
有間耶嗚呼先生之言則誠是矣抑更有進焉者
惟其可耳如其可也雖末世豈無嘉言如其不可

直隸秦州新志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卽鄉先生豈無累語大抵人以文傳者不若文以
 人傳李少卿趙翁孫夫豈文士而迄今膾炙人口
 者猶吉光片羽也若趙元叔權載之之文則稍稍
 散缺矣然存者亦不忍棄其他則加嚴焉蓋所志
 者州所重者地也故其文而有關斯地也則不惟
 其人而惟其事其地而廼有斯人也則又不惟其
 事而惟其文稱是以求得如干首其蒐羅旣經歲
 月而去取亦多苦心志藝文第十一惟是體不能
 備不敢濫登就各體中稍爲差次以類從焉

詔勅 聖書
書 令附

漢武帝報李廣

廣時爲右北平太守請霸陵尉
 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

帝因
 報之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
 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
 稜憚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
 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
 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詔路博德

時命博德為強弩都尉將兵半道迎李陵軍博德奏言願

留陵至春俱進帝疑陵

殺博德上書迺詔博德

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

走西河遮鈎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

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

趙破虜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置騎以聞所與博德

言者云何具以書對

漢宣帝賜趙充國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

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

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

餘芻橐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

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

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

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

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

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

姑月氏兵四千人亡虜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

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叩將胡越伙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時克國欲招降罕开辛武賢請先擊之帝以書勅讓克國克國因上書陳利害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

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

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強弩將軍

利害書奏帝從其計罷竟不煩

兵而下其秋克國病帝賜之書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

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克國

初上屯田奏帝報之以此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

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
 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八开小开前言曰我
 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
 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
 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克國再上屯田
 狀帝報之以此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

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頓

兵事自愛

屯田奏三上帝於是報之 讀屯田三奏
 可見古人計事之周亦徵宣帝聽言之慎

第其交與此絕不相屬今特逐
 條注之庶覽者瞭然前後故此

漢元帝賜馮奉世璽書

奏世討隴西叛羌請益
 兵帝發兵使任千秋佐

之奉世不願因陳轉輸之費
 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

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

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

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思厚未洽

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

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

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

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
 宏農越騎迹射欽飛轂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索等種
 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
 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
 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
 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
 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奉世得書並進羌虜大破後封奉世詔曰羌虜桀黠
 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云云則亂在此地
 也先是初元二年隴西地震元帝下
 詔郡國無出租賦不專此地故不錄

漢光武帝報隗囂書

時陳倉人呂贛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遣兵佐馮異

擊走之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

鉛刀不可強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

過數步卽托驥尾得以絕群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

軍操執欸欸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

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徵將軍

之助則成陽已爲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

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

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辭構之言

漢光武帝賜隗囂書

囂使王元行巡侵三輔馮異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

有司以其言慢請誅其質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款至汧賜之書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畧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

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

漢光武帝詔告隗囂

時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

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奔李育保上邽故詔告之

若束手自請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

囂終不降

漢光武帝勅岑彭

彭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囂於西城帝留蓋延耿弇圍

上邽而東歸因勅之

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

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漢光武帝勅吳漢漢圍囂於西城

諸部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

漢光武帝賜馮異璽書

隗囂死其子純猶搃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

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

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

周武帝宇文邕幸李賢第詔

保定五年七月庚寅行幸秦州

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

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

彼桑椹尚懷好音矧慈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

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

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豫宴賜

隋文帝報李穆

穆以佐命元勳表乞骸骨帝詔報之

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

仕本為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願佐周張蒼以華皓相

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
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

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

後又有賜穆貸死詔
文義稍遜去彼取此

宋太祖賜吐番尚波干勅書

建隆二年秦州首
領尚波干傷殺采

造務卒知州高防以聞乃以吳延祚

為雄武軍節度齋勅書代防安輯之

朝廷制置邊防撫寧部落務令安集豈有侵漁曩者

秦州設置三砦止以采取材木供億京師雖在蕃漢

之交不妨牧放之利汝等占據木植傷殺軍人近得

高防奏汝等見已拘執聽候進止朕以汝久輸忠順

必悔前非特示懷柔各從寬宥已令吳延祚往伸

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恩旨各歸本州

仍以錦袍銀
帶賜之尚波

千等感悅是年
秋乃獻伏羗地

宋太宗詔秦州

太平興國三年秦州諸
族數來寇畧故有是詔

秦州內屬三族等傾慕華風聿求內附俾之安輯咸

遂底寧近聞乘蕃育之資稔寇攘之志敢忘大惠來

撓邊疆豈朕信之未孚而吏撫之不至並蠲釁咎特

示威懷今後或更剽剝吏即捕治寘之於法不須以

聞

後又來寇巡檢劉崇讓
梟其帥王泥猪首以徇

金章宗詔承裕 承裕宗室子時與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擊走宋吳曦

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尚少善於其職故命汝

與完顏璘同行出界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今

以石抹仲温术虎高琪及青宜可與汝軍相合計可

六萬斯亦足以辦矣仲温高琪兵道險阻汝兵道甚

易也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耳從長計畫以副

朕意 不過欲其規取秦境耳尚有古人命將之意其詔完顏璘則語涉猥瑣矣詔吳曦者文雖可觀然意在誘降非正也厥後若元世祖之詔楊大淵曰尚厲忠貞之節共成康乂之功語甚簡然楊之為人本不足取故皆不錄

隗囂尊杜林令 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少好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避難河西囂聞其賢深相敬待林寄囂地終無留心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令

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

恥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其志 後囂

因其不屈乃放歸既而悔使客刺之客義其行不忍殺而自亡去後歸光武為大司空由此觀之則囂之尊賢諫也然且陽慕其名為之下令君子不以人廢言且載此者為囂非為林也

李嵩誠諸子手令

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

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
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
響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
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
所見淺深非吾勅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
尅已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
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
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
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

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
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疏罰勿容親
耳目人間知外事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
勞逆詐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
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
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留懷
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
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
內猶稱之况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

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為當隨宜斟酌語
 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
 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為寇讐夕委心膂雖未足希
 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
 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為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
 前志也萬又嘗高諸葛訓誠以勗諸子其畧曰古今
 之事不可以不知近而可師不必遠也覽諸
 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
 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畧易通寓目則了
 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
 之者則功多可不勉哉其言亦近而有理故附錄之
 至其傳中所載述志賦撫時
 自慨無闕勤懲遂畧而不錄

疏奏書
 狀表

上書陳兵利害

漢趙充國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論
 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
 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
 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
 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
 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
 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肯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遣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上屯田奏

趙克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橐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

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解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畷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俸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爲陛下裁許

上屯田狀

趙克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托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法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請條不出兵留

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

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
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小并使生它變之憂十
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
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册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
擇

復奏屯田

趙充國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并莫須又頗
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
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
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
望之使部曲相堡爲塹壘木樵枝聯不絕便兵弩飭
鬪其燧火幸通執及弁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
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

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直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

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尺大兵七出還不可復留渥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

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不忍加誅今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請伐蜀書

東漢 來 歙

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

言兵事書

東漢 龐 參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荒戍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臨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維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

人之仇報奔命之恥雪矣

條羌事書

東漢段熲類

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致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息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執而入亂并涼累侵

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二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度竭駑劣伏待節度

復上言羌事書

段 頰

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
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
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與計不用事執相反
遂懷猜恨信畔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劓
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
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
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
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

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
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
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
安行無應折劓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
能平寇虛欲修文戰戈招降獷斂誕辭空說僭而無
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
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
以爲深憂今旁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

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諫遣戍南鄭表

元魏

李冲

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環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尅徒動民

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古密下刺史待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群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

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
 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為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
 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赴者舍之而不取
 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
 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
 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
 寡棄命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
 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為上

時用兵討漢中詔發雍岐兵戍南鄭赴城則遣冲諫止之冲本傳單言隴西人故新志不載觀其言地方情形親切乃爾亦不必其定為此州人也

上明帝書

元魏 李 苗

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
 賊倡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
 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遺夫颺至風起
 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
 下久秦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
 令士非教習以僑將御情卒不思長久之計務奇正
 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克國持重之規如令
 隴東不守沂軍敗散則二秦遂強三輔危弱國之右

臂於斯廢矣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沂岐之下群妖自散魏書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苗上此書時為員外散騎侍郎按此特取其事之有關於地而非必其言者之為此地人與此地之官也然亦有事係此地宮亦此地者如宋元嘉魏始光間天水梁會據上邽東城楊文德攻武都刺史封勅文及仇池鎮將皮豹子皆表請濟師顧其文不雅馴今置弗錄

請遷都表

隋李穆

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命而不遷曹馬同洛

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蓋聞之矣曹則

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

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裔廟堂冠帶

屢觀姦回士有包藏人稀柱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

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秉籙受圖

始悔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內翦群兇崇朝大定

外誅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

符命兆庶謳歌幽顯樂推日月填集方屈箕穎之志

始順內外之請自受命神宗宏道設教陶冶與陰陽

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
 且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議經初非
 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以來為喪亂之地爰
 從近代累棄所都未嘗謀龜閭筮瞻星定鼎何以副
 聖主之規表大隋之德且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
 為皇家興廟建寢上元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
 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
 窮之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
 隆長世臣曰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
 丹赤所懷無容噤默

上仁宗皇帝書

時為秦州通判

宋 尹 洙

漢文帝盛德之王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
 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強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
 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
 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
 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
 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
 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宗社數

年爲邱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慮北有疆大之鄰非制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於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色而不

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以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旣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忠頗自誦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

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閣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白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

及伶官大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卽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

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
 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
 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
 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
 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
 幸甚

帝嘉納之

請東宮講學疏

明胡忻

今夫身繫宗社生靈之重者孰有過於皇太子者乎
 事關理亂安危之要者孰有過於皇太子之講學者

乎漢賈誼之論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教諭與選左右古者太子始生固舉以禮而教
 行焉及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春夏秋冬無曠時也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三代有道
 之長所從來矣我太祖開天甫踐阼即立東宮官取
 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與新進之賢者選擇參用命
 之朝夕輔導講說經史以蓄養德性博通古今久之
 又命群臣大小政事先啟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欲
 以練習國政克承負荷耳在昔我皇上冲齡位東宮

孜孜問學春秋匪懈豈遂忘之卽皇太子初年皇上督之學風雨不輟也今宮僚徒備講帟不開者蓋四年於茲矣夫稽古之制率祖之法本之於身邈之於始學無可曠也而曠之至四年何耶皇太子卽睿性聰明然用以氣質孰若克以學問宮中卽不廢教習然便嬖之熒惑孰若師儒之引翼聖情縱有所注惜然切磋琢磨以成其德勞之固所以愛之乎夫難精而易荒者學也一日不容間斷奈何積至四年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旣往已屬蹉跎奈何坐玩將來庶人

之家無百金之產猶能延師訓子冀以亢宗而昌閭况以天子之貴承祖宗萬年之業不務式穀而勤教誨豈非見之左也哉頃者閣臣以今歲春氣和煖正宜講學業擇吉具疏以請乞賜允發臣等不任大願

請慎選閣臣疏

胡忻

臣惟君卽神聖不可無輔德沃心之臣臣至才賢不可無同寅協恭之佐故紫庭有丞弼黃閣有叅貳匪徒備員實資贊理計自輔臣沈一貫沈鯉去位歲過半矣當軸者朱賡一人之身耳事體旁午智慮或有

所未周應酬紛沓精神或有所未逮昨者一疾在告
閣中閱其無人者幾閱月票擬私邸綸扉生塵祖宗
二百餘年來政本之地會有此景象否且今何時也
四海窮困人心析離九邊單弱民情蠢動留都妖黨
未靖僞示匿帖可駭皇上靜攝深宮宵旰無聞而二
三元老又缺誰與圖維夙夜國家事豈應屑越若此
則閣臣之推斷不容一日緩矣抑臣猶有說焉臣謂
閣臣與衆臣異衆臣者各分其職各任其事閣臣則
百職總而萬事宰也得失之間治亂安危攸繫詎曰

渺小異時元輔背公植私醜正暱邪孤耿者絕巖廊
之想比附者有根柢之容然人品自有真輿論自有
公豈無才誠兩合識量兼優者乎豈無端方厚重忠
貞直亮者乎彼依依牆壁躡登華臚者卑也昏昏醉
夢任情驕蹇者鄙也暮金通關節衡尖名檢者回也
攘臂奪卿貳假條陳以庇私交者庸也瑣細而閭大
體縮胸而乏氣節者局趣轅下駒也臣願此番推舉
寧精毋泛寧少毋多務期宏碩登庸以無負皇上枚
卜盛典蓋推轂各賢猶恐末路之難持若拭旣唾之

核而進見斥之馬敗之召也何益之有伏冀我皇上
軫念閣臣不可久缺亟勅該部公同推舉各矢天日
必期協人望孚公評如有阿私所好濫及匪人者容
臣白簡從事庶密勿得人政本有賴而宗社靈長端
必由之臣不任款懇俟命之至

諫止張燈請恤民疏

胡忻

伏惟獻歲發春風柔景媚皇衷悅豫樂事孔偕誼聞
山臺二厰鳩工運材起架鰲山以備我皇上上元遊
賞而皇太子且峙對於宮園福王又鼎聯於府第我

皇上宮庭父子間撫時揚銜娛日快志猗歟盛矣然
我皇上通兆民爲一身合四海爲一家者也身之肢
骸髮膚有一痛痒不關於心者乎家之亞旅僕婢有
一疾苦不繫念於主者乎今天下爲礦稅所苦爲中
使叅隨所魚肉輦轂之下物耗價湧畿輔之間易子
析骸江之南北山之東西無人不愁嘆無地不流離
我皇上試一思之真若有痛痒在躬疾苦在御也者
誠於此時慨然下明詔曰方春和時群生皆有以自
樂獨吾百姓厄於礦稅毒荼於群小豈吾爲國計權

宜仁愛元元至意其一切停罷之誠如是將渙號風
行歡聲雷動太和大順洋溢俄頃我皇上宮庭父子
之樂無有鬱而不鬯之處此之謂樂以天下樂之至
也抑聞之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衆心爲之
不樂夫天下皆向隅皇上何忍獨樂又聞一客不得
食拂鼎傷衆賓百姓喑喑胥讒憤極思亂將有如客
之不得其食者矣皇上奈何能獨樂哉且天下苦礦
稅皇上已習知之矣中使叅隨之害人皇上亦赫怒
之既薄懲之矣顧隱忍而久不決者貨殖之一念未

割耳夫利欲溺人如逐洪濤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惟
皇上猛省而雄斷焉卽唐虞三代之盛可追美矣

極諫礦累乞免包疏

胡忻

頃閱邸報見陝西開礦御馬監大監趙欽題叅西安
府山陽縣拖欠礦金三十八兩有奇礦銀一萬四千
二百餘兩鞏昌府秦州拖欠礦金三百六十五兩礦
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業已奉有嚴旨勒限追完艱
進矣夫山陽西安下邑物力凋劫臣姑勿論臣秦人
也請言秦包礦之苦秦州僻在山陬地瘠民貧銀礦

雖有數處砂麻微細迺金礦則絕無也往年該監奉命開採至於秦彼時撫臣駐節隔遠道臣抱疴靜攝州官代庖有傳舍心地方無主議之人惟憑開報懸坐銀歲幾萬兩金幾百兩秦地不產金顧安所得金而解之以故額數全逋礦銀雖有而出不及額輒令百姓包納始於村落漸及城市後又派之丁糧迄於金無人不包無地不包猶拖欠若斯之多也每當比追閭閻騷動雞犬靡寧筭楚并兼肢體殘破父母妻子不相保狼狽慘切之狀不忍見聞恨無爲我皇上

言之者夫有司之比追急於星火今將更急之百姓之愁苦甚於焚溺今將又甚之民不堪命不逃則死耳孰爲我皇上辦納完進礦課哉蓋法行於力之所可勉而勢難強於地之所本無秦地糧一萬七千零耳逃絕拋荒每完不及分數管糧官罰俸住俸無歲無之今又使之包礦包稅是責羸夫以責育之任也銀猶家戶所特有者鬻妻子賣田宅可以湊辦地不產金而責之包金是索石田以膏腴之獲也且有髓則骨可敲髓枯敲之何益有肉則心可剜肉盡剜之

何益臣願我皇上念此一方民勅行撫按查核山陽縣秦州諸礦銀之多寡金之有無量加豁免庶礦額可完民困可蘇地方幸甚夫天下苦礦久矣臣不敢請而獨請此兩州縣卽兩州縣之礦臣不敢概望蠲而惟望少蠲不能包之金銀誠知聖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不敢漫爲激聒也惟聖慈垂察焉

書記
附

答蘇武書

漢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鞬毳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元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

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肅成郡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夷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

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搃旗追奔逐北滅迹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旣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

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廢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蒞醢鼂錯

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蒞醢鼂錯

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刎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漠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惟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

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思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

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
 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
 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肩子
 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
 頓首此篇人所習見今載之者以陵原此地人而其
 文之傳於後者又無他焉故也或者欲以蘇武
 與李陵書冠其首則未識主客之分歟夫因一人而
 凡與之書者皆載則將有不勝其載者焉即如段會
 宗聞人也谷永嘗與之書矣然不過惜其老望其亟
 還耳私情也亦有規以公義者如隗囂也而馬援竇
 融申屠剛方望輩均有書勸其降矣又如援之與楊
 廣王遵之與牛邯事俱相類而文復可觀然皆客也
 其可勝
 載耶

奏鄧騭記

東漢 龐參

北年羌寇特因隴右供徭賦役為損日滋官負人責
 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街賣什物以應
 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
 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則
 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
 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
 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
 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

使之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果破涼州禍
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疆多田不耕何救饑餓
故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
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邱城可居者多今
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
郡以相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
之此善之善者也 參前上言兵事拜謁者督三輔諸
軍屯而徵鄧鷹還至是羌寇轉盛
兵費日廣參奏記於鷹鷹以國用不足
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拜參漢陽太守

謝友人書

東漢 趙壹

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號太子
結脉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
氣竭矣然而糝脯出乎車輪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
者非直車鈴之糝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
還之於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
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
為窮鳥賦一篇以見志 賦載後 按壹抵法幾死
友人救免之故其言云爾

報黃甫規

趙壹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

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君昭其懸
 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
 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灾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
 善誘之德同亡國驕隋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
 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
 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
 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
 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痰動膝灸壞潰請

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
壹西還道經
 宏農過候太
 守黃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
 聞壹名大驚乃遣主簿奉書追謝之壹報以書遂去
 顧不

答宋綬書

宋王之望

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場四川之資以參之一
 旦臨敵更須堆塚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
 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圜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
 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
 取唐鄧州不聞先塚銀絹始能破賊也朝廷賞格甚

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卽
 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簽廳所備
 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佳關撥豈是無椿辦也
 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
 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
 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
 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
 所之科敷也紹興壬午春蜀宣撫吳玠謀取雍使姚
 仲攻大散關不下妄謂賞薄之故宋後
 在仲幙府爲王參預之望門下士以書抵王欲其於
 川蜀敷科軍須之費多備給賞錢物以勵成功玠王

答之如此宋得書大慚仲亦進兵肉薄而登遂克之

遺時相書

宋安丙

西和一面已修仇池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
 則堅壁不戰彼欲攻則不可欲越則不可若西和可
 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州黑谷南谷亦皆頓重兵
 天水雖不可守距天水十里所見創白環堡與西和
 相爲犄角又增堡鷄頭山咸以民卒守之及修黃牛
 堡築興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秩防原尤爲險絕紹興
 初州治於此宣撫吳玠嘗作家計砦前卽馬領堡正

扼鳳州之後凡此數堡既堅金人決不敢近而河池
 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之裏如大
 安亦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為掩擊之備見於關表廣
 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墓逮事定則係之
 尺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直為守計則精
 選五萬人亦為有餘安丙字子文廣安人曾知大安
 軍又為隨軍轉運使居河池以
 破吳曦功進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時沿邊關
 隘悉為金毀故安書語及之此所謂不惟其人而惟
 其地者也

議

世祖封不義侯議

唐權德輿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
 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
 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
 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
 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
 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
 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

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
征之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
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
卧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投首及詣闕也封爲不義
侯愚以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
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
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爲不足勸
春秋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其樂布
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與東漢議罪罪孰甚焉
况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爲刑賞使
天下陪臺廝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授諸侯危
疑之勢鼓臣下叛渙之源棄名器而泊彛訓且以憲
令爲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脅
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如故體備健順是
謂全德不然則持已循性能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
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

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邳都爲酷吏傳愚有惑焉都之爲中郎將上欲搏野莠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斂手反目爲雁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郡守堅剛忠純始終如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

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旣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爲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咎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柱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慾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

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獨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李揆論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溫
潔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遶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
達如良庖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
官以至於平章天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臬奉法
遵職官曹無批政姻族無佞人束帶山立敷陳前志
檢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
觀射父能侏訓詞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

典以叙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
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謹衣裳之會已事迴車歲
當興元匪躬靡盬至河池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
按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以位曰恭揆果行求
已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
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
詔卽路視險若夷員厲盡瘁復於左轂不曰不懈以
位乎昔韋元成翟方近以明經爲漢相而皆謚曰恭
述揆以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

請以恭謚

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修身蒞臣確乎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辨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摠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東方朔則及之爲文可徵矣其爲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爲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者以爲景皇帝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

定議爲一代典法新平長公主之子裴敖尚永清公

主欲以他宗主婚及相禮玉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

遵度爲主當時稱之定呂誣盧奕郭知運之謚用禮

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

屬歲饑旱鄰郡庸亡什四已正而舒人生聚悅安不

知凶年優詔褒異就賜金紫其初在濠其後在常皆

因俗爲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長師之任然其

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按

謚法曰博文多能曰憲薦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

代之典訓作為文章以輔教化是為博聞位參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為多能定宗廟之享為薦可正婚姻之主為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謹謚

病夫議

宋曹彥約

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其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申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

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已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土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蕃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効者漸無階級之分由早郊以至宕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鬪緩急之際固易鼓舞率若其恃

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於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

彥約都昌人嘗從朱子學時爲利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以蜀之邊面諸司互相奏論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是議獻之廟堂後其言皆驗累遷

官知成都

論

隗囂論

劉宋 范蔚宗

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命會符運故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咄乎

兩漢辨亡論

唐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微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皆導馴致之雖年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

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庸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晡忽忘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辨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放夾之時方且眩小男於床下官子壻於近郡欵用家人匹婦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

致使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
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
以鉅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
國旣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
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旣定策冀乃憚其明
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爲廣計者亦當
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
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盡誅漢廷群
公耶反徇以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徒廢蠡吾

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
禍亂循還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撓鼎
拆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
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
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
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旣
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貌
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者沮
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

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又熾焰焰以燎原决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烟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直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偽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乎向使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替孽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刻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憂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固辨其所以然

隗囂論

宋蘇轍

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雄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執而囂舉大兵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

羣盜十去六七而囂忽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義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此論不附范後因時代也且相隔只一篇翻閱亦易

評

趙充國

漢楊雄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遣雕庫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息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設疲人於一戰者絕矣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為國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

以餘命爲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
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
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脫有能言其言不用則矜語
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不用我也我則無負終不
更犯顏色往復論也况於以守死而不欺豈復有哉

說

分心石說

明胡纘宗

卦臺東北渭中流有石焉屹然卓立郡人曰分心石
也云石當乎渭渭分以流然水漲不見其減水落不
見其增若與水浮沉焉者其形傍實中虛非圓非方
似柱似筭大約丈有五尺高約丈有八尺宛如龍馬
真圖又如太極本圖其虛處風能出水不能入其虛
當水水雖澎湃亦不能衝其上若蒙之而不著其中
若激之而不納者其聲小如車大如雷蓋不知其幾

千百世矣豈非爲羲皇特出此石以爲之象耶以與龍馬並呈若形耶而羲皇之所以觀法也蓋龍石也其天地自然之太極耶其天地自然之龍圖耶而龍馬洞之所以名羲皇之所以則卦爻之所以畫耶抑不知其幾千百世矣而人莫之識也纘宗特名之爲龍石表其靈也著其不偶也石云乎哉分心云乎哉重卦之說孔氏穎達辨之詳且明矣故曰王氏輔嗣以伏羲始畫八卦卽重六十四卦爲得其實然非羲聖不能畫則非羲聖不能重也

龍馬洞說

胡纘宗

龍馬山之陽有洞焉相傳古龍馬洞也云昔龍馬負圖出於是洞羲皇則之以畫卦故洞在卦臺之側乃易云河出圖則龍馬出於孟河如成紀相傳則龍馬出於渭矣豈影響之言耶山與河何以名龍馬耶而開山圖又云隴西神馬山有泉池龍馬所生抑又何也又豈南人謂水爲江北人謂水爲河方語相傳而訛耶有不可知者况羲皇旣於此畫卦若無圖何所則若云先畫卦於秦後見圖於孟非是若云先見圖

於孟始畫卦於秦則都陳之後未聞羲皇之復歸於成紀也要不可得而詳也謹誌以俟博雅君子

辯

羲皇草衣牛角辯

明胡纘宗

羲皇草衣牛角與媧皇皆蛇身不知古孰圖之今孰傳之夫堯眉不八彩耶舜目不重瞳耶而牛角則禽若矣或顛少昂若角耳孔子亦河目海口矣倉頡唐祖亦四目四乳矣而蛇身則蟲若矣或膚少鱗若蛇耳後世不察而相傳繪塑竟同於牛鬼蛇神不亦妄乎

軒轅帝生天水辯

胡纘宗

黃帝生於天水不可得而知也生於壽邱亦不可得而知也夫謂在鳥鼠西何以緣帝而名谷而名溪隴西有軒轅國有軒轅邱何以去有熊而娶西陵女傳云諸侯皆尊軒轅氏代神農氏為天子是為黃帝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未嘗寧居理或然耳然聖遠而古無多文字亦不可得而知也

春秋戰國皆為羌戎所居辯

胡纘宗

按班氏漢書周室衰微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又秦穆公浸強西征戎狄得由餘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

西有綿諸緄戎翟獯之戎

徐廣曰在玉水

各分散居谿谷范

氏漢書莽以其時北化東致南懷唯西未附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內屬羌豪良願等獻西海鹽池平地自居險阻為籓籬則隴以西春秋時戎始入錯居漢時羌始入錯居今方輿諸志槩云羌戎所居夫戎北海羌居西海四裔傳甚明乃不之考而浪志之其何以徵古而信今故曰皆秦也故地

紀信成紀人辯

胡纘宗

紀信漢高祖將忠臣也有議焉班彪史不爲作傳以致百世不知何許人者一統志旣云信安漢人又云信天水人榮澤志亦云信成紀人初楚漢角爭楚羽圍滎陽急信容貌肖高祖請誑楚信乘王車出東門降漢祖出西門去羽燒殺信夫信之忠烈矣旣燒殺之乃兩軍亂則信孰識之孰收之旣罷兵則信孰舉之孰厝之而至成紀曰北門云者浪傳之耳夫安漢有廟有墓有村有宅抑或然歟

垣刺史權治書誤系漢畧陽辯 胡纘宗

隴畧陽漢爲道晉爲縣後魏爲郡漢畧陽漢爲阻後魏稱畧陽亦僑治耳唐爲順政縣志者正見畧陽字同不查年代遂系之漢夫垣氏生隴畧陽道權氏生隴畧陽縣圖史列傳明甚

權文公系畧陽辯

胡纘宗

先生唐名相也世爲畧陽人貞孝先生先生之父也去祿山之亂而徙丹徒先生及其子璿乃始寓丹徒焉畧陽今隴右秦州地也漢爲畧陽道東漢爲畧陽縣魏爲畧陽郡晉亦爲畧陽縣今隸秦安縣乃爲隴

城里里之父老猶有能說述先生家世者先生世宅及先塋俱存俗謂之權家衙而子孫之不絕者亦編氓矣關南今亦有畧陽縣乃漢北地也其名始自後魏唐以前改爲順政縣隸興州不爲畧陽也其爲畧陽亦僑治耳今亦以畧陽字同而隴西畧陽之名不著遂以先生父子爲關南畧陽人誤矣一統志旣以先生系之關南畧陽及註其下又曰秦州畧陽人關南畧陽去秦州甚遠且非隴右地秦州且不屬關南豈非其誤哉

序

隴川九逸圖序

明 胡纘宗

吾邑大夫士九人臨穎揚簿進許郡陳丞善費邑蔡簿贊登郡孫倬述先閬郡張士惠南樂李丞麟劔郡王守朝元屯留王尹正人與纘宗皆致其事先後歸而纘宗歸自蘭臺則庚子之春也相與十日燕集以訂鄉約而敦風好始於其歲中秋續於每歲元夕上巳端午中元重九長至以次逆酌或壽以詩或侑以歌乃誠曰悅爾親諧爾昆弟迓爾子姓以勿辱爾友

朋皆曰唯曰毋以進榮勿以退辱毋傲世毋絕俗毋
滿毋縱皆曰唯邑中諸父老曰諸君子昔也登籍仕
版顯顯赫赫其先天下之樂而樂乎曰否不然也守
司牧丞司佐倅司儲士司刑令司宰簿司弼盡若職
則爲良有司致若極則爲循吏否則士弗取下弗從
不獲罪於人則獲罪於天故於諸郡縣兢兢砥厲之
不暇而何有於樂耶終日乾乾如臨深然惟日不足
如履薄然蓋未嘗不樂而殆有不樂者寓焉故恒見
其悄悄而不徒於熙熙也曰諸君子今也棲遲泉石
脩脩囂囂其後天下之憂而憂乎曰否不然也吾秦
九龍可眺清渭可濯鄉先哲權先王矣子偉績卓行
仕可法止可師苟重光於貞孝濟美乎載之則踐履
無愧著述不忝故於春和夏永秋爽冬暄吾人造情
游藝自不容已於燕樂或聽鶯或鑿冰或對月或烹
雪或藍輿課農或鶴氅閱圃故於每宴會訢訢優游
之恐後而何有於憂耶抱膝長吟擊壤浩歌黜陟不
聞理亂不知蓋未嘗不憂而固有不憂者存焉故恒
見其融融而無事乎鬱鬱也父老曰吾今知諸君子

之憂樂矣其憂也憂乎國憂乎道也其樂也樂乎天
樂乎時也其諸異乎人之憂樂歟曰有是哉皤首皓
皓野服翩翩登臯呼鹿策石探泉樂耶憂耶亦非諸
君子之所自知也若纘宗之撫東土中州有愧於周
與召總漕河有愧於禹胡爲專席胡爲執憲哉今從
諸君子習靜尋樂以其所樂與也敢不勉勉於斯誠
而孜孜於斯約誓曰唯乃各繪以圖每燕必懸以示
逸焉

權載之詩刻序

胡纘宗

隴西有詩人曰李太白權載之李長吉李太白尚矣
長吉亦名家也載之則風神蘊藉爲世所慕其詩亦
類其人是亦一大家也讀太白詩當求其豪雋讀長
吉詩當求其奇拔讀載之詩當求其雅淡太白才也
長吉亦才也載之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詩賦今見
其詩絕似盛唐又似韋蘇州亦才也隴西而有三子
可以詔後世矣然學豪雋而不至易失之放學奇拔
而不至易失之怪學雅淡而不至不失之俚則失之
枯以今之人學古之詩由三子而三百篇豈易易哉

太白長吉詩皆有刻本獨載之詩闕焉續宗補之而恨不得全本乃先刻其所得以俟後之有得當又補云

欲焚草序

國朝 宋 琬

余蓋聞之長老天水胡慕之先生在明神宗時爲諫官有聲世傳其論礦稅一疏謂不減鄭監門之涕泗也比余備兵隴上經先生之廬而式焉已而求其遺稿得欲焚草四卷大者關國是次之陳民瘼或婉諷而曲論或慷慨而危涕炳炳焉經世之訂謨也於戲

先生往矣人第知其遭遇盛明處昌言無諱之朝而不知其憂深見遠盱衡於天下國家之故而流連憤發於君父之前者其心至今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其亡其亡擊於苞桑今天下談治安者必曰萬歷而予以爲天下之亂實胎於此蓋當戊戌辛亥間人主已有倦勤之志而二三執政懲江陵之束濕以賈禍也於是務爲寬深浸假而變爲摸稜以舒緩勿動爲持體以慷慨激烈爲狂愚上恬下熙奸孽萌芽辟如扁鵲再見桓侯知其病在腠理而言之弗聽卒

至於敗亡而不可藥也今鐘簾已移山河頭改讀先生之疏方知其爲對症之鍼砭也而惜乎當時君相拱揖於廣厦細旃之上忽賈生之痛哭反以爲迂濶而不情也始余讀先生糾彈太倉晉江諸封事以爲丈夫負奇氣者旣觀其讓官同列堅請外移聞流言而不梭乞骸之章十一上而後得請焉嗚呼又何其恂恂退讓君子哉先生之子汝薦從余遊慮其久而湮也將梓以行世遂爲之序而並致尚論之指如此

跋

漢武都太守西狹頌跋

宋曾鞏

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險峻數有顛覆竇墜之害乃與功曹吏李旻定策救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鑿燒大石改高卽平正曲廣隄旣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廼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二十日立也又稱翕嘗令澠

池治嶠嶽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
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側蓋嘉祐
之間鼂仲約質夫爲興州還京師得郝閣頌以遺余
稱析里橋郝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
建以去沉浚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
集古錄目跋尾以爲李翕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
馬中玉爲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示
余始知其果爲李翕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
字尤審近士大夫喜藏畫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

及得此圖所畫龍鹿露木嘉禾然後漢畫始見又皆
出於石刻郝閣立於建寧五年然一西狹閣之道有
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其可備史之闕歟

西狹頌見後頌類此跋也綴之頌後則不倫且
跋亦文之一體也通省志已入跋類故附諸此

直隸秦州新志卷之十一藝文上終

